

通玄真經

四部叢刊三編子部

上海涵芬樓借常
熟瞿氏鐵琴銅劍
樓藏宋刊本景印
原書板匡高十八
公分寬十三公分

通玄真經卷第一

道原

且物之爲貴莫先於人然不能定心緩而明昭裂愛網於通津遂使性隨物遷生與物化至人哀之故述

大道之原持標衆篇之首俾尋原以階道方觸事而即真豈不有以者哉

老子曰有物混成

疑湛常存故言有物陶治萬類故言混成

先天地生

首出無物惟象

无形

如天之高有大象惟道之廣无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者也

窈窈冥冥寂寥淡漠

言道性深微不可測

不聞其聲

非聲可聞非色可觀

吾強爲之名字之曰道

既非聲非

色即无名无字无言无說今所言者即非真號故曰強名也

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

既无形象可觀

苞裹天地稟受无形原流

音

出而不盈

道範圍天地故曰苞裹稟受虛靜故曰无形其原產萬物如水之流滿而不溢酌而不耗出出水出之貌

濁以靜之

徐清

如動而靜以濁而清

施之无穷无所朝夕

博施无穷

一握

表之乃有物握之乃无形

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

而章三光

言之幽闇明齊三景言之柔韋利斷金石故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大能小能短能長向之則存背

之則亡无可无不

可變化无方也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

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

高山深淵麟遊鳳翔宿離不忒升沉遂所者至治玄

感得如

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

謂遺生而後身存自卑而人尊自後而人

先也直性好謙故以謙而受益

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

撫四方

三皇伏羲神農黃帝治天下神運乎中德澤充乎外也

是故能天運地帶輪轉

而无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立應

无窮

天運動也地帶靜也言聖人能法天地之動靜與萬物之終始發號出令雷動風興雲行雨施生蓄萬物應變无窮

也已雕已琢還復於樸

修直慎行所謂珠璣絕待虛凝自然復樸

无為為之而

合乎生死

大道无心任物自然故曰无為夫生者不得不生生自然尔死者不得不死死者自然尔故曰合乎生死

无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乎和

是不言而達乎德不矜而至於

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

萬類雖差各隨其性

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

夫陰陽以和四時以節五行以調道之常也非謂聖人更能改作但俛察人事上法天時以察人情俾凶慝不作以致太平者也

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

不殯

音讀各遂生
成无相殘害

父无喪子之憂兄无哭弟之哀

上治順
下不逆

童子不孤

无天
枉也

婦人不孀相皆得虹蜺不見

哀氣
自匿

盜賊不行

天下
大同

含德之所致也

言上數者皆聖人
亭毒之所致也

大常之道

无窮生
无窮

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

不有之有而妙有存焉
不宰之宰而真宰見矣

萬物恃之

而生莫知其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

生非我有欲誰德
死非我殺欲誰怨

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

畜之
散之不盈

忽兮恍

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詘兮

屈音

窈兮冥兮應化无

形兮

忽恍之間應用无窮實冥之際變化
无方原之似有物尋之乃无狀也

遂兮通兮不虛動

兮神用既周
理不虛應

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

屈伸
從時

老子曰大丈夫

能解
道者

恬然无思惔然无慮

与道周旋
豈煩思慮

以天

為盖以地為車以四時為馬以陰陽為御行乎无路遊乎

无怠出乎无門以天爲蓋則无所不覆也以地爲車則无

所不載也四時爲馬則无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无所不

備也

大丈夫乘天地之正御陰陽之運行无盡之域游无窮之道豈不盛哉

是故疾而不揺

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明天下者執道之要

觀无窮之地

得道之要觀八方在乎書求致理之妙万物存乎方寸察有无於遠近而坐致勞弊

故天

下之事不可爲也

爲者敗之

因其自然而推之

无不遂也

萬物之變

不可救也秉其要而歸之

雖變化之端可精詳其要

是以聖人內修其本

而不外飾其末

內正一心外斥雜伎

厲其精神

使內明也

偃其知見

止非道也

故漠然无爲而无不爲也无治而无不治也所謂无爲者

不先物爲也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

也

夫物因可然而然之則无不然也可治而治之則无不治矣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

化无不應也百事之變无不耦也

言聖人御天下因人事所便利而安之則萬民不得

不化百事不
得不諧者也

故道者虛无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

者道之形象也

非備此五德則不能見
无形之形无象之象也

虛无者道之舍也

舍者

居

平易者道之素也

素者
質也

清靜者道之鑒也

鑒者
明也

柔弱者

道之用也

用者
通也

反者道之常也

俗用有為
道用无為

柔者道之剛也

弱者道之強也

積柔以成剛
積弱以成強

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虛者

中无載也平者心无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无所好憎

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

不樂德之至也

解五
義也

夫至人之治也弃其聰明

无節
智也

滅其

文章

存素
質也

依道廢智

全清虛之道
去迷妄之智

與民同出乎公心也約

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貴欲捐其思慮約其所

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

心能得一即萬有其術約
以知微寡以御衆者也

故以中

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中之得也

中者在國即君

也在人即心也君明則國安心正則身治故以中制外天下無對以外制中或達或窮知中知外萬幸不敗

五藏

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

皆守中所致也

大道坦坦去身

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

徒步遠而迷津不知近而求諸己也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

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

未有不治而能治人者其唯自得

自得者我好之人亦好以我情得彼情故曰自得自得則天下之情皆得於我也

樂忘乎富貴而在

乎和

唯能不驕富貴而保其和樂也

知大已而小天下幾於道矣

得其道一身雖

微可以有天下則一身為大失其道則天雖大无所容其身則天下為小也

故曰至虛極也守靜

篤也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

言物生虛靜故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言往復無窮萬物不終也

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无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

夫道寂冥洪鑪

埏埴始於无象中而有物終於无形孰知其極在乎混冥莫知神靈者也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折毫

剖芒不可為內无環堵之宇

至大不可以外求而生有无

之間也

言其无則觸類索羅言有則形兆莫觀是无為之真

人

體之以虚无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

地之道故謂之真人

體同虚无德合天地故曰真人

真人者大己而小天下

貴治身而賤治人

下為人觀之則天不為大矣以道觀之則天

之則治身貴矣

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

情非物動情豈欲亂

隱其名姓

沉浮與俗同流而人不知隱之至也

有道則隱无道則見

時之有道則退而默然時之无道則勤而修之

為无為事无事知不知也

為而不恃事而不矜知而不耀

懷天道包天心

嘘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

陰陽俯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

嘘吸順理卷舒有宜動靜有節屈伸從時也

无所

樂无所苦无所喜无所怒萬物玄同无非无是

憂樂不挂於心喜怒

不形於色觸事即真故曰玄同者也

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究而神杜

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寒暑燥於外喜怒哀

餘形雖存其能久乎故真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

不夢覺而无憂真人知陰陽害正去偏帶之情養恬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一形正則四

平則羣邪不忤一其見則所遇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

將為汝容道將為汝居无佗知守常德則神无不瞳子若新

生之犢而无求其故此謂事氣致柔唯求形若枯木心若死

灰不知形之為形心之為心枯木邪死灰邪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

无心可謀明白四達能无知乎所謂无形之形无心之心不

蕩蕩焉非可謨度而得其唯四達能无知乎是謂實知也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无常之行事來必

於時所貴知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應時而

機豈有常行

旋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謂書者

書禮樂也言者謂先王賢智之言也皆以陳之芻狗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夫易之

之金勝是名可名且名生則有多聞數窮不如守中多聞力

真偽故書者不真名者不實也無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止非道神行顯法偏知人

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

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

己而天理滅矣性靜而欲動物感而害隨是智以生孽欲以亂

身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夫情故通於

道者反於清靜有道者則清靜空於物者終於無為外物者以恬

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垠智非靜而不生神非寂而不循天

者與道遊也謂守虛靜隨人者與俗交也謂附名勢故聖人不以事

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若天道无心不慮

而得不為而成得非役慮成非有為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

不害天下歸之茲表畏之以其无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

之爭至德所加茲表伏匿萬姓戴之而不重天下莫敢與爭之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

則穢欲之為害亡國喪身其應如響音豈不誠哉故不聞道者无以反其性不通

物者不能清靜情必不明於道理不達於物原人之性无衰穢久

湛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言人本性至靜不覺感物而動是欲

之害真表之蔽正惑者不悟以為合如其性終身不遷何其痛哉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

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水性本情穢在沙石人性欲平害在

嗜欲能遺物反已其在聖人也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為樂

不忻忻其於憂不惋惋烏賈反以樂為樂樂極則哀以憂為憂憂真交不忘矣是以高

而不危安而不傾保以虛白何虛傾危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

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

愚者尚知向慕而况賢得者乎

說之者

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

於慕者過萬進修者无一

所以

然者擊於物而繫於俗

以其貪饕滋味桎梏名利也

故曰我无爲而民

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

樸

此明人君法此四者主行於上民化於下者也

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

用也虛无恬

爲得用之則爲害不用之則爲福也

无形大有形細无形多有

形少无形強有形弱无形實有形虛

有大有小則有多有少有少則形爲小是

小有形也无大无小則无多无少則无形爲大无大无形也

有形者遂事也

本乎无形莫知其名因物

命名曰遂事也

无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

樸散而爲

也

有形則有聲无形則无聲有形產於无形故无形者有

形之始也

道不无也生者有也因生悟道靜存即无是聲出无間形存有始者也

廣厚有名有

名者貴全也

此言有者即无名之名非求有名若求有名可以貴全也

儉薄无名无名者

賤輕也

此言无名者非是无名之名謂以愚自絕不知大道之名者也

般富有名有名尊寵

也貧寡无名无名卑弱也

有道即尊无道即辱

雄牡有名有名者章

明也雌牝无名无名者隱約也

自非全壯豈全有名自非无明將明隱顯在我有无寧滯

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无名无名者任下

也

不矜其名是有餘不高而自高者非賢也不修其名為不足不下而自下者愚也

有功即有名无

功即无名

道不虛應

有名產於无名无名者有名之母也天之

道有无相生也難易相成也

夫有不自有自无而生難不自難因易以成難知有不足有故

頌守母而存子知難不自難必且无易全難然物不孤運事在相生也

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

妙以成其德

志機即照

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

名有名即復於道

道得既修功名自有有非我有有自有耳不知誰有復歸乎道

功名長久

終身无咎

全保功名自无咎悔

王公有功名孤寡无功名故曰聖人

自謂孤寡歸其根本

唯聖人能立无功之功无名之名有功名猶稱孤寡是守雌柔復樸也

功

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為利无名以為用有功利物而不誠

古民童蒙言雖成立猶若童子不知東西无分貌不離情天和言不

出行行出无容道動與合言而不文尚質其衣致遠也神德

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壞近失於身遠失於人欲害之心忘乎

中者即飢虎可尾也而况於人夫欲害忘于中者雖踐飢虎之尾處暴人之前終无患者

體道者佚而不窮治道得者任數者勞而无功窮數術者

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筆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

也刑監民怨筆繁馬佚好憎繁多禍乃相隨自然故先王之法非所

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謂不專任刑殺求民

大誠小人之福也故能因則大作即細能守則固為即敗如大禹治水因

下民昏執不勝其弊隨山濬川斬木通道救時濟危俾无有害

魏乎其有成功為是能因者也秦商鞅作法改程從令者賞違法者誅一日之間戮七百餘人渭水為之赤其後身死車裂是所害者大所成者細守而不固為之者敗也夫任耳目

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无功

夫役耳目

揭心慮則曷足以言哉至於不聽而聰不視而明无心而為不慮而成此真人之所貴也

任一人之材難以

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

過則力分不及循道理之數因天

地之然即六合不足均也

因其宜量其力雖六合之大必聽能均齊萬物之衆必究其極也

失於非譽

惑於好憎

目淫於綵女禮亶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

懷遠

言礼不足以防閑唯心可以照微也

故兵莫憚乎志鎡鄒為下寇莫大

於陰陽而抱鼓為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

小寇遯於民間

五兵道之末者也陰陽寇之大者道也鎡鄒抱鼓有形而利有聲而威至道无利而能断无威

而善服故鎡鄒雖利道為下抱鼓存聲於道而細夫陰陽為男女愛惡也凡欲利斯興心閭緣情取捨之間必有生殺之患故大寇

藏之曾掖小寇藏於民間故至人自謹於內制於外也

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

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

治國法繁而民乱乱者亡之兆治身法繁則刑

勞勞者弊之徵去彼智法取此清靜天殃自弭之者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

國國之德

至人以智為德

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於

无形无形者一之謂也一者无心合於天下也

正者定也言无定形

行於天下周於万物而无窮也

布德不旣用之不勤

无澤可潤无心可勞

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

妙絕形聲安可聞見

无形而有形生焉无聲而五音鳴焉无

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无實生於虚

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

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

也

夫形聲色味皆无自而有原其正數不過有五今自五之變遂失其常極於淫靡固非視聽之所究常觀之所察哉

音者

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

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

已上皆宗一為主故物得一而有常人得主而化光道通

為一万物蕃昌也

故一之理施於四海

无所

一之嘏察於天地

一之人知天地造化之本万物之性情也

其全也敦兮其若樸

外愚於人

其散也渾兮